



这一刻,我流泪了

同学们的内心单纯敏感,那激动、沮丧、酸楚的泪水,是无声的语言,也是成长的印记。每滴泪都藏着与自己和解的故事:读懂名字里的期许,看懂沉默里的温柔,战胜讲台上的胆怯,放下嫉妒里的尖刺……眼泪不是软弱,而是心灵诚实的破土声,滑落瞬间,同学们便悄悄长大一寸。

泪光中的诗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三年(5)班 张景轶

上周的诗歌课上,我写下“如果时间能带我回到过去”,笔尖突然停住了。

我的眼圈微微一红,一滴眼泪啪嗒掉在纸上,晕开一朵小小的墨花。

老师正走到我身边,轻轻地问:“怎么了?”我摇摇头,可心里那扇门,却悄悄打开了。

不久前,天津美术学院的一位老师来给我们上诗歌课,让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名字,并说说喜不喜欢。轮到这时,我嘟着嘴说:“不喜欢!弟弟的‘淳’字形容味道浓厚,而我的‘轶’还有散失的意思,像没人疼似的。”

老师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“轶”和“淳”,解释说:“‘轶’是去声,短促有力,像掷地有声的石子;‘淳’是阳平,悠扬上扬,像缓缓流淌的小溪。”她笑着对我说,“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,是希望你像石头一样坚强稳重,弟弟则像溪水一样灵动温和,你俩加在一起,才是最美的风景。”

我愣住了,眼眶热热的。原来“轶”字藏着父母的期许,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。

今天这节课,老师让我们写“时间”。我握着笔,眼角的疤仿佛隐隐作痛——那是弟弟两岁时发生的

事。那天我和他抢玩具,他抓起积木一挥,我的眼角被划破了,血珠直冒。当时我疼得哇哇大哭,心里恨死了这个“小坏蛋”。

可是现在,当我用心写诗时,笔尖却自动跑出了这样的句子:“我的眼角有一道疤,是弟弟弄的。如果时间能带我回到过去,我一定不让弟弟碰到我——这样,他就不会因为弄伤我而难过,也不会被爸爸妈妈批评了。”写着写着,弟弟追着我喊“哥哥、哥哥”的样子,忽然跳进了脑子里。

写到这里,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,止都止不住。原来我从来都不是真的讨厌弟弟,只是害怕爸爸妈妈爱他比爱我多。其实弟弟早就忘了那道疤,他每次见我放学回家,总是会扑过来抱我。那一声软软的“哥哥”,比世上所有名字都要温暖。

老师看了我写的诗,竖起大拇指:“诗里充满了哥哥对弟弟的爱。”我透过泪光,看见老师温柔的笑容,也看见窗外的阳光洒在课桌上,暖洋洋的。

这一刻,我的视线模糊了,眼泪又一次落下来,落在诗句上,也落在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!

指导教师:徐美美

泪落卷柏

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(10)班 张璟瑜

泪水滴在卷柏干枯的叶片上——那一刻,我后悔极了!

教室窗台上,摆着一盆不起眼的卷柏,是男生小杉从家里拿来的。不过,同学们都嫌它长得丑,平时连值日生都懒得浇水。

小杉性格内向,课间总是独自坐着,像粘在椅子上。不少同学爱拿他打趣,我也跟着笑他“木头人”,也从不主动说话。

上周三,班主任通知学校要评选“最美教室”,推选一盆植物参赛。大家围着绿萝、多肉叽叽喳喳,唯独卷柏被晾在角落。“这卷柏像枯草似的,扔了吧!”我作为值日组长,打定主意午休就把它丢进垃圾桶。

午休时,我瞥见小杉站在窗台边。他攥着小喷壶,轻轻给卷柏喷水,指尖拨开蜷缩的叶片,神情专注得像照顾熟睡的婴儿。“不就是快死的草吗?”我语气戏谑。他身子一僵,脸腾地红了,默默把花盆挪到阳光处,悄悄回了座位。我无趣地耸耸肩,暂时放下了扔它的念头。

下午放学前,一阵大风撞开窗户,卷柏“哐当”摔在地上,花盆裂成两半,泥土撒了一地,根茎裸露。同学们围过来拍手笑:“这下不用扔啦!”我心

里暗想:这麻烦总算解决了。

喧闹过后,只见小杉拿着纸巾和空塑料盒,蹲下身小心翼翼托起卷柏,用纸巾裹住脆弱的根须,再把泥土和植株装进盒子,每个动作都轻得像捧着一颗心。我走过去帮忙,就在他挪动花盆时,一张小卡片从盆底滑落。

我捡起来一看,字迹歪歪扭扭写着:“这是爷爷送我的卷柏,又叫‘九死还魂草’,再干旱也能活。爷爷生病住院了,我照看它,就像照顾爷爷一样。”

我愣在原地,心里像被铁锤砸了一下。原来这株被我们嫌弃的“枯草”,藏着小杉对爷爷的思念。我们嘲笑它丑,调侃他内向,看着花盆摔碎还暗自庆幸,却从没留意过,他沉默里藏着的温柔。

看着小杉沾满泥土的指尖,想起自己的冷漠与轻薄,羞愧涌上心头。后悔的泪水再也忍不住,顺着脸颊滚落。我蹲下身,哽咽着说:“对不起……我们一起照顾它吧。”

转天,我把卡片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。从这天起,课间总有同学帮着小杉给卷柏松土、浇水,它竟然慢慢泛出了绿意。而我的眼泪,也停留在了那个下午。

指导教师:王映心



杨丽莉绘

甜甜的泪水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五年(8)班 高佳怡

“大……大家好。”上周一,教室静得可怕。我站在竞选班干部讲台上,几十双眼睛像星星一样盯着我。

刚说第一句,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,准备好的竞选词全飞走了。我张张嘴,一个字也挤不出来,手心湿漉漉,双腿像装了弹簧一样发抖。就在这时,眼角一热,一颗泪珠“啪嗒”掉在讲台上。

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因为竞选而哭。前一天晚上,我对着卧室镜子一遍遍练习。可是,每次说到一半便卡住,我气得把稿子摔地上,眼泪哗地涌出来,既委屈又恼火。

妈妈好像听到了什么,推门走进来,拉我到床边坐下,轻轻握住我冰凉的手:“妈妈小时候第一次站在台上,双手抖得话筒差点儿掉了,最后‘哇’地哭了出来。”我愣了一下,破涕为笑。她替我擦掉眼泪,鼓励地说:“害怕很正常,明天只要你站上讲台,就已经赢了。”

妈妈搬来小板凳坐在床边当观众,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我嗓子都哑了,可还是会忘词。妈妈却不着急,竟竖起了大拇指,眼睛弯成月牙:“再来一遍,就差一点儿了。”直到我能完整背下来,已经是半夜时分了。

现在站在讲台上,我的眼泪又一次滑了下来,咸咸的,流进嘴角。我抬眼看见同学们平静的眼神,心里忽然涌上一股热流,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轻易认输,一定要坚持到底。

我深吸一口气,重新用发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:“老一师,同一学一们,大家好!”虽然声音还在颤抖,但我却越讲越顺,那些练习过无数遍的话,像泉水一样从心里“咕嘟咕嘟”涌出来。

当我深深鞠了一躬,教室里响起了掌声,声音不大但很暖心。班主任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,目光里满是鼓励。

投票结果公布了,我没有选上。黑板上投给我的只有寥寥几票,像秋天树上剩下的几片叶子。我的眼泪又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,一滴,又一滴——这次是失落,但更多的是一种轻松。

可这一次,我看到了自己的改变。因为我知道,我不再是那个一上台就想放弃的小女孩了。我撑住了,我说完了,我战胜了那个胆怯的自己。

这一刻,泪水滑到嘴角,我偷偷尝了尝,咦?竟然是甜的!原来勇敢之后的眼泪,是会变味道的。

指导教师:周庆轩

温暖的拥抱

南开区五马路小学
四年(5)班 王奕僮

上周的自习课上,教室里安静极了,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

可这份安静并没有让我静下心来。我握着笔歪着脑袋想题,眼神却溜走了——被邻桌那个粉红色的小本子吸引住了,它亮闪闪格外扎眼。

“这是你新买的吗?快让我……”这时,坐在斜后方的值日班长宁宁冷冷地打断了我的话:“别说话!”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,又低下头奋笔疾书。我顿时感觉心里堵得慌,用力压平作业本,小声嘟囔了一句“又没跟你说话”。

从一年级起,我和宁宁就是班里的体育队长,一直是最好的搭档。每天早上的清风总是先跟我们打招呼,再吹向后排的队伍。虽然去年我当上了中队长,可今年我不仅没再次当选,还跟“优秀学生”擦肩而过;而宁宁却在大家敬佩的目光里拿到了这份荣誉。想到这些,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,笔在纸上漫无目的地画着,心里像缠了一团解不开的绳子,越勒越紧。

下课铃响了,小组长催交作业的声音像蜜蜂一样嗡嗡绕在耳边。我手忙脚乱地草草写了几笔,赶紧交了本子。作业总算是应付过去了,可心里的绳子一点儿也没松。

就在这时,宁宁椅子上的坐垫跳进我的眼睛里。瞬间,脑子里像钻出一个小恶魔,在我耳边喊:“她不在屋里,快!”我一把拽起那个垫子,狠狠摔在地上,又气呼呼地踩了一脚。

白色的垫子上留下一个灰扑扑的脚印,可我心里并没有觉得痛快,反而更难受了。

很快,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。我站在她面前,手指紧张地捏着衣角,心像小鼓一样扑通扑通地跳。“你这样做,对吗?”老师的声音很轻很柔。不知道为什么,听了这句话,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。

“我就是……一时生气没忍住……”声音刚出口就变了调,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。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然后一边拉我走出教室,一边喊宁宁过来。

我站在走廊上,心乱得像被风吹散的落叶,低着头不敢看前方。

宁宁走过来了,我偷瞄一眼,她的脸上没有生气,也没有嘲笑。我张了张嘴,可眼泪先跑了出来,“对不起”三个字却死死地堵在嗓子眼里,怎么都挤不出来。我急得满脸通红,觉得自己糟糕透了。

“没关系,没关系!”宁宁笑着伸手抱住了我。我把脸埋进她手里,哭得更厉害了。眼泪哗哗地流,可这一次,不是因为生气,也不是因为委屈,而是心里那团解不开的绳子,突然松开了。

那个拥抱很温暖,像一阵柔风,轻轻吹散了我心里的阴霾!

指导教师:杨宇

投稿邮箱

jwbxbiaozuowen@126.com